

# 黃朝琴回憶錄 (八)

黃朝琴遺著 · 王紹齋校訂

## 卅五、加爾各答的僑情

加爾各答為大英帝國屬地的第二大都市，原為印度首都，我任加城總領事時（一九三九—一九四二年），該城人口約三百餘萬人，至一九六六年我舊地重遊時，聞已增至五百餘萬人，由於人口迅速膨脹。居住問題無法解決，兼之印度一般人民大多貧窮，生活極為困苦，據聞有百分之廿的人民無家可歸，都是睡在亭子腳下或人行道上過夜，幸當地氣候炎熱，尚無饑寒交迫之苦。

當地氣候無四季之分，除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初為短暫的春季外，其餘多為夏季，其中尤以雨季最為惱人，八至十月間終日大雨滂沱，潮濕特重，也是螞蟻蚊蟲等最活躍的時期，有時晚間剛剛擦亮的皮鞋，翌晨即發霉長出了白毛，床鋪四脚必須置於水碗中，與地面隔離，並且要遠離牆壁，才能防止螞蟻的侵擾。我由美國帶去的花種，一個月後，開箱檢視時發現了奇蹟，花種已在箱內發芽長到一尺餘長了！平時由甲室走到乙室，亦會滿身大汗，因此不能離開風扇，甚至

蚊帳內或馬桶間，亦須裝置吊扇，其炎熱程度及濕氣之重，可見一斑，故離金山時友人戲謂我由天堂調到地獄，兩地相較，相去何啻天壤？

加城華僑約萬餘人，以廣州及客家人為最多，廣州人大多數經營南北雜貨、餐館、營造業、家具店及海員工作等，客家人則專營製革及皮鞋店，因製革業印人視為賤業，故為客家人所獨佔。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在塔壩地方搭蓋竹屋，以手工製革，所用的化學原料，須向當地政府申請核准，才能購買，且受種種刁難，幾至停業。我獲悉後，當即出面與印度政府交涉，旋獲得從優配給。一九六六年我重遊塔壩時，見鋼筋水泥大廈林立，皮革廠均已改用機器生產了，除供應印度市場外，並出口外銷。故我到達該鎮時，僑胞等放鞭炮歡迎，人山人海，情緒熱烈，警察出動維持秩序，始順利通過。在僑胞盛大歡迎會上，主席稱我為塔壩製革業的恩人。回憶昔年協助他們解決了原料問題，原為維持他們的生活，想不到他們經過了二十餘年的慘澹經營，已建立新的塔壩和宏偉的專利製革事業，僑胞們胼手胝足創業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由衷的敬佩。

印度鄉民，如六十年前的臺灣，平時都是赤足不穿鞋，但一到六、七月普渡時節，人人都着新鞋，故華僑皮鞋店除平時供應各城市市民消費外，都將製成的皮鞋屯積起來，到普渡時節方大批出籠。印人階級最多，種族亦複雜，但均視製鞋為賤業，故所有鞋店均為華僑經營。

另有幾位湖北天水縣的人在印度做牙科醫生，因為英國的牙醫不與印人醫牙，而印度的牙醫又因種族及階級關係，不是他不和別人醫牙，就是別人因種族或階級不同不去找他醫牙，於是鄂籍僑胞牙醫利用這種矛盾，將成百舊牙裝在玻璃罐內做廣告，招徠顧客，因而吸引了不少的求醫者，因此牙醫也逐漸成為僑胞的專業。記得有一次某僑胞牙醫為人拔牙，因出血過多致死，印度政府乃下令將該牙醫逮捕治罪，並擬禁止沒有學歷的中國籍牙醫執業。我為維護僑胞權益計，在向印度政府交涉之前，曾請教一位希臘籍的牙醫，他是牙科醫校畢業的，我常請他醫牙而相識，據告：他亦曾為人拔牙，因他不聽醫囑，致流血過多而死。於是我便根據此一例證，提出嚴正交涉，並忠告印度政府：「如果禁止華僑執業牙醫

不但使大批華僑失業將引起社會問題，而且印度平民將無處醫牙，豈非殘忍。試看我國上海，仍有許多印度眼科醫生，他們也都是沒有正式學歷的，在滬執業數十年，均未遭我國政府禁止。如果印度政府禁止華僑牙醫執業，中國政府亦將禁止印度眼科醫生在滬執業，因此不但印僑失業，而對於中國目疾患者，亦有所不便，故此舉對兩國人民均屬不利。一經我這番力爭，印度當局基於互惠精神，始將前議打消。民國五十六年我在印度那蘭培鎮謁釋迦牟尼菩提樹下修練聖地時，遇一湖北籍僑胞，他仍能記憶前情，並對我表示感謝。至湖北人何以在印度有千餘牙醫！據傳早年開始時不過一二人到印冒充牙醫，後來居然發了財，渠等即攜兒帶女或引子侄親戚等陸續而來，授以密訣，久而久之，子傳孫，孫傳子，綿延數代，致有今日之繁盛。

旅印僑胞收入雖遠不如南洋各地，以及美洲各處，但家家戶戶都僱有印籍傭工，因印度人生活簡單，工資低廉，月薪不過數元而已。我在總領事任內，曾編譯「印度海關條例譯要」，逐日登載於華文印度日報，供僑胞行商閱讀，使他們不致觸及違法事件，遭受財產上的損失，並維護僑胞的榮譽。上項譯要，印度日報特為專欄介紹，並先登注意啟事，文曰：「黃總領事朝琴先生頃近編譯之『印度海關條例譯要』，亦即印度海關法規，此項譯文為過去所無，所譯各節，不特詳盡，並多加按語，易於明瞭，匠心傑作，彌足珍貴。凡我國貨行商必須閱讀，俾知報關手續，尤當閱後保存，留待參考。本報為使讀者便於剪訂，特自本月五日刊登起，專載於本版，並每次固定一欄，篇幅大小，前後相同，直至登完為止，希注意及之」。

### 卅六、印度點滴

#### 1. 官階禮節分明

印度受英國統治歷二百餘年，印人官員亦多受英國教育，一切典章制度皆以英國為範本，他們的官階分明，一如英國，不容絲毫紊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我考試院戴院長季陶先生訪印，事前我與印度官方接洽時，他們對於接待官員身分問題頗費躊躇，因印度主管考選事務的文官委員會為總督直轄機關，並不是內閣之一，不夠閣員的資格，我告訴他們戴院長是國民政府委員，因此他們始決定以外國閣員禮遇接待。戴院長一行到達時，由代表英皇的孟加拉省長在金鑾殿引見，然後同行入席。是後由我陪同訪問新德里時，印度總督曾派副官到車站迎接，下榻於總督府。宮廷錄事發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員戴季陶先生暨隨員一行進宮，是日適因總督的公子在歐洲陣亡，故未舉行覲見儀式，惟仍在宮中設國宴款待。戴院長為國賓居首席，而我的席次反在外交部次長曾宗鑑先生之上，次長雖係我的頂頭上司，但這次他係戴院長隨員身分，而我則係中華民國駐印度的代表，身分不同故也。

英國的大臣到印度訪問時，印度總督及省長等，都不親到碼頭迎接，因大臣祇是英皇的秘書身分，而渠等乃是英皇的代表。但我駐英大使顧維鈞先生取道印度回國述職，印度總督曾親往迎接，因顧大使是中華民國派駐英皇宮廷的國賓，為表示中英並肩作戰，故特親自出迎。

印度總督及省長交代時，依向例新舊任並不正式見面，舊任臨行的當天，新任照例為他舉行酒會，雙方所有公誼私人人士，均應邀參加，但舊任並不到場。賓客酒意正酣之際，「達達達」號聲忽起，表示舊任即將離開官衙，於是全場肅立致敬，實乃別開生面的歡送會。

#### 2. 賽馬盛會

印度舉行賽馬時，儀式隆重，場面極為盛大。開賽之日，觀禮來賓依時到達入座後，旋聞「達達達」號聲，於是全場肅立，接着省長乘馬車進場，直達受禮臺前，下車入座，全體來賓隨之坐下。不久又聞「達達達」號聲，省長暨全體復行肅立，總督乘六頭馬車，由儀隊前導進場，步上受禮臺，接受馬會會長的敬禮及報告，總督於答禮後入座，省長等隨之坐下，於是競賽立即開始，衆馬奔騰，情緒極為熱烈緊張。

是日到場官員均須着灰色晨禮服，並戴高禮帽，而我一向未備灰色禮服，因既接受了邀請，只好破費了美金一百餘元特製全套禮服去參加。惟我對賽馬不感興趣，是後從未再去參加是項盛會，因此前製禮服亦僅派過一次用場，殊屬得不償失。旋奉調返國時，曾將該項禮服轉贈友人。

#### 3. 園遊會記趣

印度總督每年例由新德里到故都——加爾各答，舉行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招待各界，冠蓋雲集，盛極一時。來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數約二十三十位印度各邦的土皇，他們各着他本邦的服裝

，胸前掛滿勳章和珠寶裝飾，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但各位土皇並非人人富有，而且貧富懸殊，富者如尼魯王，他宴客千位，曾全部使用金盤金叉；而貧者每年俸祿只不過美金千元，須由政府給予旅費始能前來參加。又某邦的王，依他的國法不能離開他的邦，惟因奉總督臺（Viceroy）總督實質應譯為副王）又不能不到，於是他頭戴竹紗帽，形如日本的罪犯，使人無法看到他的面貌，而他却能看到別人，如此打扮，其寒酸相可想而知。

樂隊不停的在園遊會中演奏，來賓均各手執甜酒一杯，自由自在地鑑賞園景。前日本外務大臣岡崎，為我在南京時代的好友，是時同在印度作外交官，當時適相遇，因我日兩國交戰方殷，彼此只好假裝未看見，藉以避免尷尬場面。一小時後，總督駕臨，兩旁有儀隊及騎白馬着紅袍的衛士隊，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旋總督漫步園中，與來賓一一交換注目禮或握手，至此園遊會始達於高潮，同時也接近尾聲了。

#### 4. 國宴情形

官式宴會，講究排場，國賓更富特殊情形，國賓到達時，副官例在入門處迎候，上樓梯處，每層階梯均站着長靴黑褂紅袍用金銀色布包頭的印籍衛兵（上海人稱他們為紅頭阿三）。賓客入廳坐定後，如有未曾見過總督者，均由副官們一一引導晉見，寒暄片刻後，復儘量介紹與其他來賓相識，是後即自由交談。每次國宴，都須按名單介紹來賓彼此相識，俾相談後可互相宴請。故人稱英皇雖權位崇高，但為人民社交的中心，

印度總督亦是如此，他代表英皇作印度的社交中心。

我國駐印總領事館僅有老爺汽車一輛，平時保養已煞費苦心，原想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某次我乘該車赴國宴，到達時，副官上前開門，不料車門竟不能打開，試開另一門，亦復如是，以致無法下車，使我大窘，祇得將車開在道旁，叫技工設法打開，始得下車，此實為我服務外交界唯一趣聞，旋經呈准外交部另購新車，此即屬理由之一。

#### 5. 排場依舊

印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獲得獨立，成為民主國家，照理過去一切繁文縟節，應成明日黃花，但事實上却不盡然，舊印人已習染了英國的大排場局面，認為非如此不足顯示隆重。我於一九六六年率團赴新德里出席太平洋旅遊協會年會期間，適逢印度國慶日，印度總統舉行園遊會，我們亦應邀參加，觀其排場一如往昔，且其盛大熱烈情形，較之英國皇宮有過之，惟儀隊所着制服稍顯陳舊，頗覺美中不足。

印度總統經過我們身旁時曾握手致意，並問蔣總統康安。他說在二次大戰時曾經到過重慶訪問，受到我國的熱誠接待，至今感激不忘。

### 卅七、印度風俗紀趣

印度為東方古國，種族宗教均甚複雜，貧富階級懸殊，人民教育未普及，一般程度甚低，生活簡單，窮人終年只穿一套長捲衣服，睡眠時又當被子用。由於人口衆多，經濟落後，就業謀生

極為不易。我某次去法院旁聽審案，車到法院門口，即有律師數人爭開我的車門，兜攬生意。據告：承辦任何案件，三五十盧比足夠。（當時三盧比折合美金一元）各公司雇用大學畢業生，也不過合新臺幣三五百元而已。

印人階級觀念極深，凡認為降低身分的事，決不願做，例如汽車司機自視同工程師，他不擦洗汽車。餐室端茶送菜的，不得拾取落在地上的碗箸。我在印時，某晚看見廚房內螻蟻很多，經用藥予以毒死。次晨廚師看到了，即將碗盤打破，據說為消除災難，並且鬧着要辭職，足證他們迷信之深。

加爾各答有一富族，他的兒子赴英留學，和英國女子結婚，回印後，形式上竟被驅逐出族，他的母親不能與他同桌吃飯，但她又深愛她的兒子，故每在兒子進餐時，即立在窗前，囑咐兒子加餐，母子情深，舉世皆然。又如非同族，不能借用茶杯，有時路過山中，歷詢數家亦借不到茶杯，惟間有置備專杯供人借用者，與我國路邊施茶者相似。

牛在印度到處可見，它們背上生有突出肉瘤的（有的肉瘤係天生的，也有的是謝神者施以人工手術而成者），稱為神牛。這種神牛堪稱天之驕子，終日優哉遊哉漫步於大街小巷，人人敬而遠之，如它走到人家廚房門口，即要供它的食料，如睡在人家大門口，人們只好從後門出入，沒有人敢躍過牛身，否則即屬犯法。二次大戰期間，英人曾將市區內牛羣集中於公園內，由公家供給食料，以免到處遊蕩，妨礙交通，不料印人

譁然，紛紛抗議，幾乎引起革命，迫得英人只好將牛羣釋放，並在神牛身上掛着反射玻璃珠兩排，以便夜間燈火管制時，司機看得見神牛所在，知所迴避，而免衝突。印度種族繁多，其中以印度族（包括佛教徒）及回族兩族最大，而糾紛亦最多。印族不吃牛肉，回族不吃豬肉，回族要入寺院做禮拜，印族喜歡遊行敲鑼打鼓，回族以印族此舉有亂清規，於是發生打架情事！往往因此死傷數百人，形成種族間的衝突。二次大戰後，印度獨立時，英人將回教徒佔多數的各省劃出，成立巴基斯坦國，似屬正本清源的辦法。

## 卅八、印度幾位名人

### 詩人泰戈爾

泰戈爾為一國際知名的印度詩人，曾得諾貝爾文學獎，他一向對中國具有好感，我在駐印領事任內常與他往來。一九二四年他曾來華，在上海和北京講學，認識許多中國學者，但他對胡適之先生印象最深，常常問起。他在離加爾各答數小時路程的鄉間，創辦了一所國際大學，我曾應邀往訪留宿一宵，晤談甚歡。該校教育特色，為注重思想自由，並由其親自指導。

一九四一年某日，我剛用完午餐，接到他家電話報喪，聽到他逝世的噩耗，我至感悲慟，稍事休息，即親往他住宅弔唁。這時他的遺體已覆滿鮮花，抬出大門，一路送至火葬場，安放地上，蓋以薪柴，加油火化，並由僧人誦經超度，葬禮即告完成。以一世界名人，喪事如此簡單，

誠出意外，蓋天氣太熱使然也。

### 聖雄甘地

甘地為印度民族運動的領袖，其思想人格，深受人民崇敬，尊稱他為聖雄。甘地早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後，曾在南非當律師，年輕時，西裝革履，生活一如常人，渠雖自幼及長均受英國教育，惟民族性特強，故反英意志極為堅決，並逐漸表現在他言行上，南非政府因他的言行妨礙治安，將他遣返印度，於是他就正式宣佈以非暴力反英帝國主義，亦即不合作主義，勸人不要用英國製品，並且以身作則，過着極為艱苦的生活，他經常赤足穿着自己紡織的布料，決不再穿西裝，使英國在印度殖民地政策受到嚴重的打擊。政府曾幾次將他逮捕，他都以絕食來表示抗議。

我國考試院戴院長季陶先生昔年訪印，為印度政府的上賓。那時甘地正被英政府逮捕繫獄，戴院長當時擬與甘地會晤，印度政府以「斷無國賓探作東國家犯人之理」，而未表同意，但印人崇拜甘地的熱烈，和甘地在印的聲望，却因他被捕一次，而一次的繼續增高。他經過的車站瞻仰者無不人山人海，因而站在後面的人看不見他，於是甲在前面摸甘地的腳，行摸腳禮，乙便在後面摸甲的腳，丙丁以下，一直延接起來，往往長達幾條馬路，其受人崇拜之深，可以想見一斑。

### 短視的尼赫魯

尼赫魯係印度資本家之子，其父原為英人走狗。家庭富有，房舍華麗，設有戲台，生活奢侈，服飾極其考究，據聞昔年他的衣服和襯衫，須

逐日寄往法國巴黎洗燙，後因受甘地的行動感化，不僅一改過去的豪華生活，崇尚節約，而且擁護不合作主義，成為甘地的信徒，其後並為甘地的繼起者。我到任不久，尼赫魯接受我政府之聘赴重慶，往返兩次，我曾設宴送迎，嗣後復多次見面，已相當稔熟。民國二十八年，我國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先生經印赴藏，主持第十四代達賴喇嘛坐床事宜。途次偕我往訪尼赫魯，住在他家中，曾作兩夜的長談，直至天明。記得尼赫魯當時曾說：「印度宗教種族複雜，階級觀念甚深，加以英人對印採取分化政策，劃分治理，假使將來印度獲得獨立，能否統一實為一大問題，中國抗日勝利在望，將來必將執亞洲的牛耳，希望能對小弟弟的印度加以愛護云。」蔣夫人當時與尼赫魯女公子——現印度首相辛杜拉甘地夫人通信，均由外交部情報司邵部長毓麟及我任傳遞人。印度獨立後，尼赫魯任總理，由於久處英國殖民政策之下，耳濡目染，對國際問題處理，偏重現實，故我大陸淪陷不久，印度即承認朱毛偽政權，而所換來的，內則共黨滲透製造困擾，外則共軍侵略邊境，掀起戰火，故印度朝野對於尼赫魯短視政策所引起的後果，無不予以唾罵。

### 神秘的波士

波士為加爾各答的望族曾任印度國大黨的黨魁，其兄為名律師。他的思想，較尼赫魯更為左傾。昔年曾與我時相往還，他每次參加我的宴會，他的崇拜者必聚集歡呼不已，表示擁護。某次他曾向我表示：「在印度作反英運動，不易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如中國能容他有一立足之地，相

信印度革命必能成功，未知能否取得中國政府的許可。」我立即肯定答覆：「閣下如欲前往中國考察，中國政府必表歡迎，如欲假中國作反英基地，因中英兩國同為盟邦，共同站在同一戰線與日本作戰，斷無容汝在中國作反英運動之理。」

民國三十一年，我回到重慶不久，即聞波士已飛離印度，在緬甸的日軍掩護之下，成立了印度國民軍，自任總司令。日軍在緬軍失利，波士乃欲轉往大連，向蘇聯求助借兵。在日本宣佈無

條件投降以前不久，他乘日本軍用機經過臺北，不料該軍機在臺北機場失事墜毀，波士受重傷，送入軍醫院，越三日，不治逝世。臺灣光復以後，其姪曾來函託我調查波士殉難情形。經查悉波士確已死亡，其骨灰已經日人送往東京某寺院保管。又據陳逢源兄的女公子說：光復前不久，她在臺北第二高女（即現在之中山女中，距機場不遠。）讀書時，某日曾聞空中有爆炸聲，數小時後，全校學生奉令到機場尋覓鑽石等貴重物品

，據傳失事飛機中係印度某要人所帶之物云。我曾將上述情形，函告波士之姪。

一九六六年，我重遊加爾各答時，承波士的姪兒招待，他並邀請各界聽我報告波士死難情形，惟聽眾並不盡信，有的仍堅信波士未死。事後始知印度的波士一派人士，已將波士製造為一神聖人物，使他們的信徒們留有一線希望——認為波士早晚必將回來。足見印度這個民族處處都表現有神祕性。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 廣 沅 教授 著  
定價平裝 380 元 精裝 450 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